

少年时代的林枫

——史光 奎甲



林
枫
遗
像

林枫同志的少年时期是在望奎度过的。他年少志高，学习超众，从小立志改变愚昧落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十七岁远离故乡，在纷乱复杂的社会里，坚信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并为之艰苦奋斗。他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岁肩负平津要城地下党负责人的重要职务。在白色恐怖极为残酷的年月里，正确地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晚年曾任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林枫同志长期同党内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打击，晚年患病，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逝

世，享年七十一岁。

林枫同志原名郑永孝，又名郑柏樵，字凌风。一九〇六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海丰乡恭头二村郑长江屯（郑家围子）。

林枫同志的诞生地是一个距县城五十余里的偏僻农村。那里地势七沟八梁，起伏不平，屯落稀疏，人烟稀少。住地南三里便是深达几十丈的崖子，崖上绿草成茵，枫树满坡，每当秋季更是红彤彤的一片。崖下自东而西流着清澈的呼兰河，居高临下，瞩目远眺，是一望无际的河沙漫滩，呼兰河的支流象银色的玉带环绕着沼泽、草地和稀疏的灌木林。

林枫少年时，每当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百花争艳，山果成熟的季节，就随着小伙伴一起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爬山、涉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陶冶，他深深的爱家乡的山山水水。

这里的山间、凹地、草丛、密林久为旧社会土匪匿迹之区，以“剿匪”为名的官兵多次来到这里为非作歹，附近的百姓免了兵灾匪患之害。

林枫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不得安宁，生活不得温饱，民族屈辱蹂躏中度过的。这种不平和仇恨，为林枫走上革命之路，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祖辈逃难闯关东

林枫同志出生前后，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一九〇一年林枫同志出生的前五年，腐败的清政府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遍体鳞伤的中國，到处流着痛苦和悲愴的眼泪。毫无政治权力的农民苦不堪言，林枫的祖父辈饱尝了当时社会的辛酸苦辣。

林枫祖籍山东省海阳县，位于山东半岛的南部，面临辽阔的黄海，背靠低矮的山东丘陵，水路交通方便，是一个青山绿水，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好地方。平原区产小麦、玉米、谷子、甘薯、花生，丘陵区产柞蚕丝，水果，浅海区水产丰富，可谓之粮、果、鱼之乡。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山东半岛这块肥美地区，特别是滨海的海阳等地，首先遭受帝国主义的骚扰和清末统治者的强取豪夺，无力防治的风、水、虫等自然灾害也频频袭来。天灾人

祸，民不聊生，农业连年欠收，劳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揭不开锅的十之有九，不少人家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四处逃荒，惨不忍睹。

林枫的曾祖父为了全家人生活下去，不知什么叫疲劳，整日侍弄自己开的一点地和种的几棵果树。由于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一个跟着一个，老人累弯了腰，吃尽了苦，一家人仍不得温饱。一天，曾祖父挑着自产的樱桃赶庙会，想换几个钱供家糊口，不料，在庙旁人群中，突然闯出几个地痞，把樱桃一抢而光，多年受压憋着一肚子气的曾祖父，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抡起扁担把其中一人打昏在地，趁混乱之机跑回家中。在一个深夜，贪了人命官司的曾祖父悄悄地携家带小，抛弃住宅、果园，别了久居多年的海滨故土，肩背人挑，星夜赶路，挥泪逃难，奔往北大荒。

天苍苍，野茫茫，哪里是家乡？举目无亲跑关东，走了一程又一程，饿了要着吃，渴饮江河水，风餐露宿，逐年奔波，落脚在绥化恭字头井。（当时望奎还没建县）眼前是一片荒原，几撮马架，十分冷落。不怕人的野兽成群出没，“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就是当时对这片荒原的真实描写。

绥化、望奎一带原为清封禁之围场。光绪二十三年奏准，省设招垦局，绥化设招垦行局，原以旗人生计，含有屯田实边之意，后因土著牧民不会耕种而招民待至。光绪二十五年冬（一八九九年）设通肯付都统衙门办理荒务，垦荒者来段渐多，望奎招垦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名苏拉荒，因以划井出放又名井子荒^①。

郑家来到这里，正值招揽垦荒。人穷志不穷，全家老小，就地取材，在荒原上盖了个马架子，又揽了一片荒，就地生根，便成为这个地方的开荒占草户，郑长江屯也由此得名。

一家人脚踏沃土，披星戴月，手扶大犁，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劳动着。清晨一身露水，夜晚蚊虫吮吸，整天汗水淋漓。寒来暑往，春种秋收，年复一年，艰苦度日，曾祖父终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间。一九〇六年林枫出世了，老一辈人愁苦的面堂上绽开了笑容，感到日子有了奔头。爷爷是个瘸子，腿是在开荒的年月里赶车压坏的，绰号郑大老板子。老人家疼爱长孙，夏天怕热着常常把林枫放在饮马槽里洗澡冲凉，冬天怕冻着夜晚把长孙搂在被窝里，一家自食其力的日子过得还舒心。一天爷爷将烧熟了的土

豆刚刚放在炕上，穿着开裆裤淘气的小林枫一屁股坐在上面，皮肉烫坏了，爷爷着了急。缺医少药的农村无处寻医诊治，好心的爷爷用偏方给他治疗。可是过了些日子，伤口不仅没有愈合，还生了蛆，痛的小林枫坐卧不安，小小的伤口一直闹了几个月才算封口。吃了苦头的林枫从未忘记臀部那块青紫伤疤，他从内心厌恶农村的愚昧落后。

兵灾匪患不安宁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下诏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辛亥革命这颗亮星一闪，震撼了整个中国和世界。但统治中国人民的仍然是封建军阀和官僚势力。一九一五年林枫刚满十岁时，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一九一六年终因引狼入室，卖国求荣，在一片讨袁声中死去。他所依靠的日、英、美等国继续在中国扶植军阀势力，当时除直、奉、皖三大派系外，各省也有些小军阀，使整个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在这风云变幻，各霸一方，政权动荡的年月里，趁国家民族之危，兵灾匪患蜂拥而起，敲诈勒索，鱼肉百姓。

弄得家家不得安宁，庄户人家提心吊胆过日子。住在七沟八梁，山郎头河套一带的垦荒户，垣墉不坚，器械未备，又兼地广人稀，不能互相救应，无不被其蹂躏，郑家的舒心日子也变得不舒心了。应酬不了明来的官兵暗来的匪，老一辈初绽笑容的脸又绷了起来，爷爷、父亲双眉紧锁想不出主意，十几岁的林枫也有些紧张，再不那么欢蹦乱跳了。

如何才能安宁，老一辈无计可施。老人认为修上院套会好些，于是全家动手，在宅院周围筑起了一人多高的围墙，以抵禦外界骚扰，故郑长江屯又名“郑家围子”。

墙高也挡不住邪恶势力。土匪、官兵照样象凶神似的闯进大院，连打带骂逼着父辈蹿马，喂马，杀猪宰羊做好吃的。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东西一扫而光，真是“打粳米，骂白面，打老太太吃鸡蛋”。那时土匪更凶，抢掠、绑票无所不为。对如狼似虎的兵匪，父亲只能怒目而视，背后切齿痛骂。这一切，十几岁的林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他的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使他立下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状况的壮志。每当兵匪过后，林枫都在一旁沉思，为什么老实人总是受气，为什么官

兵要欺负人，为什么土匪这么多……。这种情况真的改变不了吗？有一次林枫对父亲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得兵民平等”。

严师高徒习文化

林枫八岁入私塾读书，拜四叔为师，叔叔给他起名郑永孝。

林枫的四叔郑元臣，字品三，父辈排行十老三，所以人们都叫他“十三先生”。他痛恨贪官污吏、兵灾匪患，期望有个宁静的生活环境。他不愿参与政界，决心从事教育，愿把所学的知识传给下一代，望后生有了知识，在社会上能有所作为。在侄儿中他看中了林枫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希望的孩子。在自家开设的私塾馆里，四叔对林枫要求很严，并常常以自己的见识讲今比古，谈论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在学习上则以“学问之道无穷，如天地之大非一管所窥，沧海之深非一蠡所测”的道理来指点。林枫在四叔的启发诱导下，粗浅的明白一些事理，懂得了学文化的重要和只有刻苦读书，永不骄傲，才能获得知识的道理。年仅十几岁的林枫，学习劲头高于他人，学习成绩超过同辈。林枫十二岁时，在四叔的指教下，读了四书五经的重要篇章，而且能熟练的出口成诵，

能写会讲，深受长辈和同窗学友的赞赏夸奖。八岁至十二岁四个寒暑的私塾生活，为林枫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四叔严峻和善，诲人不倦的作风也给林枫以良好的影响。

分家进城入南高

一九一八年，林枫刚满十三岁的时候，祖辈苦心经营的郑家已是一个老少三辈一百多口的大户。爷爷叔叔都是干庄稼活的能手，有名的车把式、大犁把。农忙时家里人能下地的都下地，实在忙不开就起大早，贪大黑，辛勤地耕耘着自垦的田地。郑家围子大门一敞，男女老少出出进进一大帮，逢年遇节更是热闹。俗话说，树大招风，人多心不齐，在兵荒马乱多是非的年月里更是如此。

郑家日子过得兴旺时期，正是东北巡阅使张作霖的亲家鮑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之时，他在黑龙江两年，对于政治无所兴革，仗亲家的权势，作威作福，高居在上，不问民情^②。贪官污吏肆虐有增无减，公开勒索有不可遏止之势，遭殃者仍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郑家人口多，目标大，当然是个被掠夺的对象。每当兵匪过境，都要闯进大院，抢掠一阵，苛捐杂

税的摊派郑家多是大头。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家中锅碗瓢盆相碰的矛盾，使老一辈不得不打消四世同堂，饱尝天伦之乐的念头。祖父辈几经商量，便把一个一百零八口之家分成七大股，自立门户，各起炉灶。分家后，大部分家股仍住在原地，四叔搬往海丰宽字三井，林枫父亲这一股搬往望奎街里。

十三岁的林枫实在不愿离开他的启蒙老师——四叔和朝夕相处的同辈兄弟们，还留恋爬过的山崖子，涉过水的呼兰河，南山头的鸟语花香。别前，十三叔叫着他的小名，摸着他的脸，百般地嘱咐林枫，到街里更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能荒废学业。说他是郑家少辈中的一个有希望的孩子，盼他长大成人，为郑家争口气……。每次嘱咐林枫总是低头不语，有时脸上滚下晶莹的泪珠。老人的期望，他牢牢地记在心里，成为了学习的动力。

生在穷乡僻壤的林枫，一进城看到什么都很新鲜，但都觉得别扭。什么门朝南警戒森严的县衙门，门朝西敲诈勒索经常抓人的警察局，全副武装在操练的“明兵暗匪”，以及挂着各式各样花花绿绿幌子的买卖、吃喝铺，说说唱唱的书馆和戏班。这些对他毫无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趾高气扬，脑满肠

肥，自以为得计的文武官员更是嗤之以鼻，因为这一切都使他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在农村受欺凌的情景历历在目，更加激起林枫对当时社会的愤恨之情。

和林枫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书，他一心想在书中找到他压在心头上不解的问题。在没入官学堂之前，除了看书就是帮助妈妈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很少闲逛。遇到疑难问题就下屯向四叔请教，此时林枫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人维持。林枫的父亲郑元良，字喜廷，从小务农，憨厚耿直。他尝够了农民挨累受压的苦滋味，到街里要另谋生路。进城后，由家出钱买了几间房子，在亲朋的帮助下合股开个信托钱号，名曰“金大钱号”。并在一位姓孙的朋友开办的“德源木工厂”入个股，当个小股东，一家人就靠这两项收入维持生活，开始日子过的还不错。

一九一八年，十三岁的林枫以优异成绩插班考入望奎县南高等高级班。学校的全称是“望奎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校址位于县城东南隅，现第三中学校旧址，是望奎县唯一的一座高级小学校（简称南高等）。高级班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六门。学生来自全县城乡，农村只有

少数富有子弟能进这个学校。学生的年龄较大，大部分是在私塾念过几年后考入高级班，从望奎县来说，南高等就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了。

林枫高兴地迈入南高等的校门继续求学。他离开农村不久，衣着朴素，样式不那么讲究。从私塾进入官学堂，在体育活动上有些笨手笨脚。个别学生挖苦地叫他“土包子”。可是林枫并不生气，也不和他们口角，他认为上学就应安分守己，好好读书，必须在学习上狠下功夫。国文学习他不费劲，其它几门课程都是没有接触过的新知识，虽然一窍不通，但兴趣很浓。由于刻苦学习，科科都学得很好。课堂提问，他对答如流；笔试不仅写一手好字，而且回答得条理清楚。由于成绩超群，排榜时始终名列前茅。林枫的同班同学八十四岁高龄的王香圃老人回忆说：“同学时期的郑永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一向沉默寡言，憨厚可亲。同学间不远不近，谁要找到他，都能热心帮助。每次考试人家都在前头，实在可敬”。体育活动上林枫从小爱好爬山、游泳，体质好，有力气，各项体育活动也渐渐超过别人，并被选为学校的鼓乐手。经过一段时间，同学们对林枫的看法有

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老师表扬他，同学们敬佩他，一些老实好学的同学和他交上了知心朋友。

林枫少年时在学习上所以超众，主要是有三个原因：一是深入钻研，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林枫对学习一向认真，对不明白的问题一定弄懂，哪管是不吃饭不睡觉也从不马虎。他天天早起晚睡，白天坐累了就躺在炕上学，晚上在被窝里也学，直到困了合上眼睛为止。那时望奎没有电灯，有钱的人家用“洋油”点煤油灯，汽灯；中等人家点蜡；困难人家点麻油灯或点不起灯。一天深夜，林枫读书困倦而忘了熄灯，蜡烛烧着了被子，险些烧坏身体和毁掉房屋。父亲把他责骂了一顿。林枫明知理屈，跑到屯中躲了几夭，直到四叔把他送回来才算了事。由于好学，他对地理、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常手不释卷冥思苦索，有时提出问题向老师求教，或与同学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切磋。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什么受洋人欺侮？中国历史上洪秀全、李自成等造反为什么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讨论的结果虽然仍不明白，但求知欲望很强的林枫仍不倦地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使他逐渐明白了很多革命的道理。

二是学习上分秒必争。林枫在学习上从不浪费时间，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学习。林枫的妹妹郑柏琴回忆：“一次妈妈让哥哥和弟弟去街里买油，为了抓紧时间学习，哥哥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以绳拴住坛嘴，两人用棍子一前一后地抬着，身矮的弟弟走在前边，哥哥在后边走边看书。在回家途中过一木桥，因桥年久失修，桥中间有个洞，走在后边的哥哥失足跌入，坛子碎了，油也洒了，腿被划破出血。回家后，母亲责问时，哥哥闷不做声。年小的弟弟爽直地告诉说：‘大哥用个大本子遮住脸装瞎子，让我牵着走，以后我再不和大哥上街了。’其实，妈妈早知哥哥是在看书，也就不责怪了”。

林枫在家是长子，免不了要帮助妈妈干些家务活，象折条子烧火、担水等，爸爸不在多由他来干。当时望奎“条通”很多，柳条价钱也便宜，火硬夏季不霉烂，一般人家都烧条子。每当看到家中的条子快用完了的时候，他便抽空一气拾掇一大堆，能烧十天八天的，腾出时间抓紧学习。爸爸妈妈对林枫主动帮助家里干活十分满意，经常以林枫爱劳动的事，教育林枫的弟弟妹妹。

每逢寒暑假，林枫总是背起书

包去屯中四叔家住一段时间。他不愿在假期东走西逛，耽误学习，喜欢在空气新鲜没人干扰的四叔家复习功课，遇到疑难地方还可向叔叔求教。四婶夸林枫说：“这孩子象个大闺女，一天连门不出总闷头看书……。”

三是勤学苦练。林枫的兜里经常揣着一根钉子，不论到哪里，一有工夫便蹲在地上用钉子当笔划拉起来，练字、算算术，天长日久，钉子尖磨秃了，钉子尾部磨亮了。林枫的妈妈常以林枫少年刻苦学习的精神教育林枫的弟弟妹妹。林枫的胞妹郑柏琴说：“这根钉子虽未留到今天，大哥的学习精神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过去妈妈以哥哥的学习精神教育我们，而今，我以哥哥酷爱学习的精神教育我的孩子。”

寻求真理离故乡

林枫从南高等毕业不久，父亲苦心经营的“金大钱号”，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吞并中，于一九二一年春季被吃掉了。当时的黑龙江正是军阀吴俊生一手遮天的时候，吴外号“吴大舌头”，施贿赂窃取了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的高位，到任之后营私舞弊，投机取巧，使黑龙江省政治混乱，军无纪律，钱

法毛荒，治安紊乱。他任免官吏以金钱为尺牍，处理事务以喜怒为是非^⑤，一时敲诈勒索之风极为猖狂。商号、钱庄受害尤重，实有“朝拥千金之产，夕无立锥之地”之势，小康的郑家在这种情况下，顷刻之间沦为破落户。债务累累，求借无门，郑家无力偿还。变了脸的债主告到县衙，林枫的父亲明知自己没钱没势很难疏通关节，只好暂避锋芒。一方面求亲靠友筹款还债，一方面托人说情缓和矛盾，才免了一场蹲监坐狱之灾。

少年的林枫目睹债主逼债的怒容，耳听债主的冷言冷语，望着面容憔悴整天为债务而奔波的父亲和愁容满面的妈妈，心里实在难过，学习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林枫有时想，农村的日子不好过，街里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会好呢？听说俄国国内闹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人民的地位改变了，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呢？

一九二一年，林枫十六岁，因家境贫寒，生活困难辍学。父亲托人在县邮政局给他找了个差事，盼着林枫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上工后名曰学习电报生，其实是伺候人，给邮电局长扫地、倒水、沏茶、点烟……。林枫继续求学的愿望时刻萦绕在心头，但他又深知家庭的困

境，这种矛盾的心里使他夜不能寐，在此期间他用晚上时间，看了不少书，也想了很多事情。林枫想到官场中一些黑暗腐败，苟且偷安，互相倾轧的情景，使他更加厌恶这个社会。他不愿意继续当奴仆，为此事还和父亲争论过几次。林枫气愤地说：“宁可到市上摆书摊，卖纸张笔墨也不当差……！”他决心离开望奎这个愚昧落后的穷乡僻壤，觉得东北也呆不得，兵灾匪患，贪官污吏，苛捐杂税……。不久，林枫辞退了学徒这个差事，蹲在家里寻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苦读起来，并在琢磨怎样才能取得家庭同意，进关继续求学。

正当林枫在家苦读的时候，一些和林枫父亲关系密切的经济界客人，经常来到他家，和林枫父亲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热烈交谈。这些人以走南闯北之便，把新奇公诸于同好，以取乐其中。从他们的谈论中，林枫听到了许多新鲜东西。除了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外，给林枫影响最大的是“五·四”运动。当一些客人津津乐道地谈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声讨卖国贼亲日派大汉奸——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鸡蛋砸了

章宗祥等生动情节时，林枫好象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了光亮，长期蹲在家里的苦闷心情为之一扫，平日沉默寡言的林枫，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精神振奋地走出家门和自己同学多次议论此事。他们到处翻阅报纸，打听消息，在这个交通闭塞，书刊贫乏的小县城里，千方百计地寻求人生之出路。他们在议论时曾说，东北这块地方为什么没有这种斗争，还是关内学生觉悟高，一种敬佩、崇拜、向往的情感油然而生。从此，林枫去关内继续求学，寻求真理的心情更加坚定了。

进关求学谈何容易？无做官亲戚相荐，无有钱朋友资助。在那茫茫大地，就要靠他一个人去闯，谁能放心呢？可是林枫心中很有主见，他认定要做的事，便一定认真地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林枫懂得出走之事，既要求得老人的支持，又不能伤害老人的感情，他把主要工作放在父亲身上。林枫把进关求学的想法多次向父亲讲，恳求父亲支持他。几次父亲都摇头劝道：“你是咱家的老大，下边还有弟弟，妹妹，家境也不太好。你理应帮助我，干点差事或经营木铺，多少有些收入，咱家的日子还会好些，去哪还不一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走我还不放心”。林枫觉得老

林 枫 同 志 年 表

(1906——1977)

- | | |
|-------|--|
| 一九〇六年 | 林枫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海丰乡恭头二村郑家屯。 |
| 一九一一年 | 六岁 辛亥革命爆发，十月十日武昌起义。 |
| 一九一二年 | 七岁 中华民国成立，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下诏退位。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
| 一九一三年 | 八岁 起名郑永孝，入自家开设的私塾馆读书。 |
| 一九一七年 | 十二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
| 一九一八年 | 十三岁 郑家将一百零八口分成七大股。林枫父亲这一月搬往望奎县城居住，林枫插班考入望奎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高级班。 |
| 一九一九年 | 十四岁 “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
| 一九二一年 | 十六岁 父亲小本经营的金大钱号破产还债。因家境困难，南高等毕业后遵父命去邮政局当学徒。 |
| 一九二二年 | 十七岁 在家自学。 |
| 一九二三年 | 十八岁 赴津求学，寻求真理。 |
| 一九二四年 | 十九岁 夏季考入南开中学。改名郑柏樵，经常阅读《小说月报》、《语丝》、《创作月刊》、《世界文学》、《读书》等进步刊物；曾和同乡同学慕书功一起向同学们介绍《响导周报》、《新青年月刊》，宣传进步革命思想，后被同学选为校刊编辑及学生会会长。年底他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同学们去天津港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 |
| 一九二五年 | 二十岁 组织、领导南开中学进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杀害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 |
| 一九二六年 | 二十一岁 当北阀军打到武汉时，他一心投笔从戎，考上了武汉军分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因革命需要不久又回天津。 |

- 一九二七年春 二十二岁 在南开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五月返望探家。
-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三岁 在白色恐怖中，失掉组织联系的林枫独自一人赴江苏东海中学办学。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林枫组织师生下乡宣传，揭露济南惨案的实质，唤起民众反日反蒋。九月份离开东海中学回天津，准备考学。
- 一九二九年 二十四岁 夏季考入北大工学院，改名郑凌风。
- 一九三〇年 二十五岁 在北大工学院恢复了党的关系，不久组织决定他为北大工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
- 一九三一年 二十六岁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大学院校学生南下示威团，五入党团领导成员之一，带领示威团赴南京向南京政府示威。
- 一九三二年 二十七岁 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领导北平爱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十一月赴上海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筹备会。
- 一九三三年 二十八岁 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后任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四月参与领导北平市各界人民公葬革命先驱李大钊活动。
-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春，蒋介石不抗日，对革命力量大加摧残，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捕、被杀。河北省委、北平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骨干转移地下进行隐蔽斗争。一九三三年冬，林枫转移江苏沛县郝寨与战友鲍永瑞等人坚持地下活动。
- 一九三五年 三十岁 由沛县返回北平去山西成成中学任教，后由山西返回北平去西山隐蔽，化名林硕如。又去山东济南与战友张柏园处共商革命。秋末二次去江苏沛县郝家寨，因被地保发现与之角斗后转移到党所掌握的学校河北宣化二中任教。十二月十日，林枫以宣化二中教员的公开身份回北平与河北省委接上关系，二次任北平市委书记，参与领导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

- 一九三六年三月 三十一岁 任天津市委书记，化名罗衡。亲自领导了天津爱国群众、学生反对日本驻屯军增华北惨杀中兵国工人，掠夺华北资源的“五二八”反帝运动。五、六月间调任中共驻北方代表刘少奇同志的秘书。
- 一九三七年 三十二岁 上半年仍为刘少奇秘书，九月份任山西省工委副书记，十一月后任山西省委书记。
-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 三十三岁——三十五岁 三八年上半年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三八年夏至四〇年初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兼一一五师晋西支队政委。
- 一九四一年 三十六岁 任晋西区党委书记（管辖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三个地区）。
-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九月 三十七岁——四十岁 任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分局代理书记，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 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 四十岁——四十三岁 中央委任林枫带领延安第一批千人干部赴东北，（改名林枫）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兼辽吉军区政治委员、东北局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四八年四月任东北局常委做政府工作。
-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 四十四岁——四十六岁 仍任东北局常委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四九年夏季，东北行政委员会改为东北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 四十七岁——四十八岁 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 一九五四年 四十九岁 东北局代理书记。
-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 五十岁——五十七岁 八大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东北地区工作部部长，国务院文教

办公室主任。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 五十三岁——五十八岁 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岁——六十一岁 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 五十八岁——六十一岁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一九六四年 五十九岁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八月 六十一岁——六十七岁 “文革”期间惨遭严重迫害。

一九七二年八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底 六十七岁——七十一岁 危重病人，住北京阜外医院，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逝世，时年七十一岁。



一九二八年底林枫与同学合影 后排左一林枫

史料来源：

- ①《望奎县志》关于望奎垦殖部分及《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辑175页
- ②《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辑180页
- ③《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辑181页

史料提供者：

郭明秋、张柏园、孙安、郑柏琴、郑淑珍、郑永昭、郑永雋、马仲九、王香圃、马玉身等。



河口事件

居生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农历端午节前一天的上午八时，在绥望公路呼兰河北岸刘海船口（现绥望大桥北端），发生了一起大股土匪制造的重大劫杀案——即骇人听闻的“河口事件”。

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东北行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林枫同志到绥化原龙北专员公署视察工作，并定于六月三日在绥化召开龙北各县领导会议。六月二日，林枫派警卫员赵真同两名战士乘卡车赴望，接县领导去绥化参加会议。因道路难行，加之呼兰河无桥，人车皆需摆渡，汽车抵望已是下午三点，实难立即返回。

次日早七时，望奎去绥参加会议的人员在县政府门前上车。其中有望奎县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冯耕夫，来望协助工作的哈西军分区某部政治部主任、团长王炳衡，县大队政治部主任胡再白和五名警卫员。搭车前往的还有林枫的父亲郑喜廷、母亲张氏、三弟郑永昭、四弟郑永烈、妹妹郑伯琴、小侄郑文成和龙北专员刘咸一的女儿刘茹兰。

汽车急驶在绥望公路上，越过三道漫岗接近惠头区时，司机郭太富发现情况异常，即向警卫员赵真说：“不对吧！怎么只见往南去的人，没有往北来的人呢”？赵说“对，道路走的不错”。司机的疑问并没有引起乘车人的注意。当汽车驶到惠头大岗顺坡而下接近呼兰河时，冯县长和林枫的父亲发现，正前方两根电柱锯倒，电线被切断。冯县长果断地说：“情况不好，准备战斗”。话音刚落，埋伏在河北沿的匪徒一枪打坏了汽车风挡，接着，枪声大作，车上的人被两面夹击，腹背受敌。车上的三位老干部率警卫员，立即跳车，找有力地形和隐蔽物，举枪向匪徒还击，随车的群众全卧倒在车厢里。

激战中，由于寡不敌众，明暗有别，匪徒们目标集中，警卫员赵真倒在血泊中，另外两名警卫战士也中弹牺牲。这时冯县长腿部受了重伤，忍痛和胡主任一起跨进汽车驾驶楼，警卫员官君在车门口打掩护，意欲把汽车调头冲出包围圈减少伤亡。车后退几步，头还未调过来，就不听使用。匪徒们更加疯狂了，连喊带叫地向汽车逼近。车厢里也有人受伤了，林枫

能确实的史料。《选辑》所撰写的《少年时代的林枫》一文，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作者以严谨的写作态度，深入的社会调查，再现了林枫少年时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又是闭塞的愚昧落后的农村）这样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刻苦读书，寻求真理的形象，从而避免了简单化的“拔高”乃至“神化”的弊病，使该文具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

做为一位业余的理论工作者，我欣喜于《选辑》的出版。更相信它将成为望奎县人民“鉴往知今”的良师益友，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本文作者系县教师进修校中文教师、县政协委员、省文学协会会员、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员）

林枫胞妹郑伯琴的一封信

政协望奎县委员会：

寄来的《文史资料》第一辑已收到。閤家拜读多遍，受益非浅。衷心感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使我得于古稀之年，重温我兄少年时代的成长历史，并了解到家乡的变化情景，甚为高兴。此外，由封底“今日望奎”照片一组，一览故乡风貌，吾愿足矣。

殷切盼望《文史资料》第二辑早日问世。代向家乡父老乡亲们问候！

此致

郑伯琴

于辽宁锦西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林枫的青年时代

史 光 奎 甲



林枫在北大工学院

一九二四——一九三六年是林枫的青年时期。这个时期的林枫主要生活在天津、北平，读中学上大学，是林枫参加革命的初期阶段，也是林枫成长的关键时刻。他大部分时间从事于反帝反封建运动，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运动。他二十二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岁就成为北平市、河北省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在敌人的刺刀下，在白色恐怖之中，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在异常艰险的

环境里，他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考入南开中学

一九二三年春，十七岁的林枫，从祖国北部边陲黑龙江，来到天津，暂住在父亲的一位朋友家。

当时的天津是个“繁华”的大城市。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廷于一八六〇年签订的屈辱条约——《北京条约》，把天津辟为通商口岸，继而沦为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的租界。林枫来到天津后瞩目的是高楼大厦，柏油马路，人力车夫，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为生活吃力地奔跑。酒绿灯红的繁华闹市和臭水沟、污水河周围拥挤着的低矮肮脏小屋——贫民窟，成为贫富差别的鲜明对比。帝国主义的卫士——巡捕在人群中耀武扬

威，殖民主义者的军舰、商船在渤海湾掀起一层层恶浪。洋人设的领事馆，办的教堂、银行、公司、商场如条条毒蛇将头探进中华大地，吮吸着中华民族的民脂民膏。天津已沦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重要据点。殖民地的悲惨景象，深深地印在林枫的脑海里。

面对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中国，更增强了林枫对真理的渴求。他认为书中有真理，书中有知识。天津南开中学，历史久，教学质量高，思想活跃，闻名全国。林枫到天津不久就决心考入这所学校。他对自己的知识基础做了细致的估量，确信国文有把握，数学基础差要补习，英语一窍不通要从头学起。坚定的目标唤出了坚强的毅力。不久，林枫在南开中学考前补习班开始了艰苦的补习。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九二四年夏，他终于以较好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实现了求知的夙愿。

入学不久，诚恳好学的林枫便和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自发地结成学习小组。不仅在学习上互相研究探讨，也谈论些做人的道理，国家民族的兴衰和探求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办法，有时热烈争论，思想十分活跃。他深知良书即

良友，经常阅读《小说月报》、《语丝》、《创作月刊》、《世界文学丛书》及《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对李大钊的《国语文选》、《论纵与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鲁迅的《呐喊》、《华盖集》等著作更是爱不释手。林枫和同乡同学慕书功，同学、朋友鲍永瑞、张文佑等人还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响导》、富有战斗力的《新青年月刊》等。

林枫入学后的课余时间大部分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每次他都早去晚归，借阅他喜爱的书刊和各种资料。星期天，林枫成为市面上古旧书店、书摊上的主顾。

当时南开中学师生的思想比较复杂。据林枫的同学，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七十五岁高龄的张相园老人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前的南开中学，在师生中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的是跨党的党员。他们都是学校中的进步力量。学校有学生会，在训育科领导下，推行学校的教育宗旨。学校还有学生自愿结合的组织自治励学会，以团员为核心，团结进步青年，共同勉励互争进步，我是这个会的会